

清儒學案 (五)

徐世昌 主纂

清儒學案
徐世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清 儒 學 案

徐世昌 主纂

(五)

知識產權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清儒學案/ (清) 徐世昌主纂. —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198-589-3

I. 清... II. 徐... III. 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清代 IV. 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20560 號

清儒學案 第五冊 Qingruxuean

主 纂: 徐世昌

責任編輯: 蔡虹

出版發行: 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 <http://www.cnipr.com>
電 話: 010- 82000860 轉 8324
印 刷: 知識產權出版社電子制印中心
開 本: 850mm×1168mm 1/16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數: 666 千字

郵 編: 100088
郵 箱: caihongbj@163.com
傳 真: 010-82000860-8129
經 銷: 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 23.125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全套共十冊) **定 價:** 1500.00 圓

ISBN 7-80198-589-3/K • 006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 本社負責調換。

《清儒學案》出版前言

清代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進入民國以後，為清代學術做總結者，不乏其人。梁啟超於民國年間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後多次刊行，治清代歷史者，幾乎家置一編。徐世昌組織編纂的《清儒學案》雖亦為同期重要著作，但由於卷帙浩繁，印次印數較少，今日書肆已難覓其蹤。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五，號菊存，一號菊人，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弢齋主人、東海居士；籍貫天津。其前大半生生活在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翰林院編修兼任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清末，曾在天津小站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任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處大臣、巡警部尚書、兵部尚書、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實錄館正總裁、內閣大學士、責任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民國三年（1914），任國務卿。七年（1918），由安福國會推為總統。十一年（1922）下野。之後，息影津門，潛心著述，刊有《歸雲樓硯譜》、《書髓樓書目》、《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簃詩匯》、《水竹邨人集》、《退耕堂集》、《歸雲樓集》等二十餘種。

《清儒學案》為徐世昌晚年主纂，始於民國十七年（1928），迄於二十七年（1938），歷時逾十年。十七年，徐世昌召集舊學耆好，擬定《清儒學案目錄》，然後交由京城同仁預修。次年一月，《清儒學案概略》稿成，徐氏親自審定。自此，各卷初稿次第送至，徐世昌按日續閱，其間凡有商榷、批答，即通過函件往還，交流看法。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徐世昌已屆八十，他不顧年高，加緊批閱，乃至為閱稿而閉門謝客；同時，為早日成書，閱定即送京城付梓，二十七年，徐世昌將《清儒學案序》重新加以厘定，全書遂告完竣。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纂修者多在京城，為方便起見，京中事宜多由夏孫桐主持。夏孫桐小徐世昌兩歲，字閏枝，號悔生，晚號閏庵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清朝末年，曾任湖州知府等職。民國初年，入清史館，預修《清史稿》。後曾佐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民國十七年，再應徐世昌之邀，佐修《清儒學案》。夏氏不僅擬具凡例，商定體例、案名，而且總成京中纂修諸事，於學案編修其功甚大。纂修者除夏孫桐外，知名者還有金兆蕃（穉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閔爾昌（葆之）、沉兆奎（羹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陶洙（心如）、張爾田（孟劬）等。

至於徐世昌纂修《清儒學案》的原因，其序言開宗明義，已道原委。結合歷史可知，徐世昌雖已下野賦閑，但自居“民國元老”，仍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則與他“晚清遺老”文化情結相違背，令他憂心如焚。“仁義乃為治國本，儒道自是立身基。”他倡修《清儒學案》，正是有感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狂瀾既倒”的現狀，力圖通過修道設教，復興儒學，用儒家的道德教化來正本清源，挽回世道人心，阻止西方文化的傳播，進而實現“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和“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的儒家理想。

有人稱，《清儒學案》是最後一部大型傳統學案體史書。《清儒學案》凡二百零八卷。涉

及人物眾多，編次以案主生年為次，分正案、附案、諸儒三類。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內容括及經學、理學、史學、文學、天文、曆算、地理、音韻、訓詁、金石、校讎等學術門類。時間跨度，自清初至清末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約分為清初至康熙、乾嘉、道鹹以降三大時期。全書以“崇儒重道”的道統史觀為宗旨，以漢學與宋學以及程朱與陸王學派的關係為主線，就清代學術進行了總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清代學術通史。它為後人較全面地認識清代學術源流、查證清代學者事蹟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保存了大量文獻資料。當然，此書亦不乏其缺點，如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評價有失客觀，對晚清新學家不予收錄等。

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書約興起於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被認為是開風氣之作。明代學者耿定向、劉元卿作《陸楊學案》、《諸儒學案》，明確標櫟“學案”之名。清代前期，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全祖望繼黃氏父子成《宋元學案》，至此，學案體史籍體例大體完備。道光年間唐鑒作《國朝學案小識》，光緒年間黃嗣東編《道學淵源錄》，其內容完整性，體例嚴謹性，以及學術價值，均遜色於《清儒學案》。雖然，後來以學案體編史者仍有其人，著名者如錢穆撰《清儒學案》（因戰亂而遺失）、楊向奎撰《清儒學案新編》，但就其編纂思想、史學方法論而言，已非舊體史學，而當屬於新史學的範疇了。作為道學中人編修的大型史書，《清儒學案》自有其歷史價值。該書的影印出版必將為清代民國學術研究提供極大方便。

張昭軍

2006年9月於京城紅山書房

大興二朱學案

笥河提倡說文請開四庫全書館南厓甘盤舊學致君澤
民又宏獎士林敦崇實學皆乾嘉間主持風會之人宜當
世奉爲泰山北斗也述大興二朱學案

朱先生笥

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大興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實學教士謂讀書必
先識字特取舊本說文解字重爲校刻自製序文揭以四端曰
部分曰字體曰音聲曰訓詁爲學六書者指示途徑又以稽古
莫如金石文字可以證古書之譌補史事之軼而篆隸變革其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一

源流亦可考見所在搜訪得袁集千餘種時朝廷詔求遺書因
疏言翰林院藏有永樂大典中多古書宜就加採錄且條畫搜
輯之法甚備上嘉之乃命開四庫全書館從事編纂後全書告
成其得之大典中者至五百餘部自先生發之也又請仿漢唐
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會以某生欠考事降
級調用復爲編修嘗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故終歲足不至
達官門惟聚書數萬卷考古著錄乾隆四十六年卒年五十有
三生平博聞宏覽解經宗鄭孔而兼參宋元諸儒之說論史宗
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證其同異迴翔詞苑二十年
所至以人才經術名教爲重承學之士翕然向風著有十三經
同異若干卷笥河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十卷

參史傳

朱廷撰
王承撰

表墓

文集

請正經文勒石太學以同文治摺子

臣備員詞館出任學臣伏念安徽大省務思以實學訓迪多士
校藝之餘輒舉御纂欽定諸經及康熙字典與之講習諸生亦
頗蒸蒸嚮風第其中詞彩可觀而樸學未盡每閱數卷俗體別
字觸目皆是其尤甚者瑕瑕不分諂諂莫辨據旁著處適內加
商良由經訓之未深以致字體之罔定江南且然何況小省其
何以識字通經由鄉會兩試進應殿廷之對乎臣竊惟書契之
作聖人所以治百官而察萬民周禮漢律童子試誦職在小學
漢嘉平中詔蔡邕等書石經立太學門下觀視筆寫至於填塞
街陌傳爲盛事晉唐以後代有石經而開成之刻現存陝西窮
經之士奉爲依據然則欲多士字體之正非本經文以示之準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二

或不可缺我皇上稽古右文超越往代武英頒刻嘉惠士林無
不詳具惟上庠之書未刻於石臣愚以爲聖人文德武功美備
之後必將著金櫨鏤玉版用式於典謨以一同文之治矧六籍
所垂學官弟子朝夕誦法者敢請敕下儒臣取十三經正文依
漢許慎說文梁顧野王玉篇唐陸德明釋文校定點畫選擇翰
林中書之工書者以清漢二體書書之摹勒上石刊於國子監
之壁永昭示萬世行見多士益將踴躍於變於文思之化鴻
都之書不足道也臣知識短淺是否可採伏冀睿鑒施行

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

竊惟載籍重於左史目錄著於歷代典至鉅也制至詳也我皇
上念典勤求訪求遺書不憚再三凡在鼓篋懷槧之倫莫不蒸
蒸然思奮勉獻一得矧臣蒙恩職廁文學敢竭聞見知識一二

爲我皇上陳之一舊本鈔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尙多有之顧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鈔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朝儲書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一中祕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西清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第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旣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弄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繕閣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觀者輒俱在焉臣請敕擇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一著錄校讐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

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著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其大旨敘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卽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一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二略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叢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爲考古者所依據請特命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而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一併彙送校錄良便臣構昧之見是否可採伏冀睿鑒施行

說文解字敘

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諒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棗許冲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敎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錯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九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敎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

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錯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日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日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日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

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離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文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敝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晉也立一爲諧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序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味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晉者奉奏春奏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赴

從赴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从頁半譌也舜之爲舜壺之爲壺因之爲曲肅之爲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率之氣遂當氣於是俗餽字以羹餉之羹當矮而餽餒之餒遂當羹於是俗餽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何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聖从土而加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農函聲玉篇函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恩徐鍇以爲當從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涴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目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

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觥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目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從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等以爲當從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犛犛一角仰也爾雅皆爾犛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戒黎或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漢則咏咏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龍龍龍一爲龍龍龍龍諸也縞衣綈巾綈从糸艸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桃五帝於四郊桃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涇則涇宜屬荆州在此非也闕若之甲若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嫗矣嫗从女監聲過登也孟子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聚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日不宜有裏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挫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

爲刀字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沔舛殊擊已逮救各引載施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眾音雜轍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邪又言別指一字以緇當劉以冑當由以繞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細之从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聞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皐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皐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焞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識記以劉之字爲非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非聲非古酉字非非也識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於篆貨或近眞人泉豈得爲白水邪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丷東聲非千里草早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

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

漢西嶽華山廟碑跋尾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集靈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遣掾佐之事及勅若仲若登假之文詳哉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按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厯中營藏陝西東寧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家尋以贈平武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朗靈偃輩重裝之時天啟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國初華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

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南歸歛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並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卽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皇帝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

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粲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會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

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諡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卽位爲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備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證也祔爲本字而今作禩公羊傳夏曰祔注

薦尙麥魚始熟可祔揚雄歲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證也華爲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證也馮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尙書顧命憑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證也此本字一也壹與一通詩壹發五豝是也脩與修同易脩辭立其誠是也猷與遐通郊祀志猷逖合處師古曰猷卽遐字其字從彳是也趾與趾通左傳略基趾注城足是也亨與享通易公用亨于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是也共與恭同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侯字从人从厂象張布殷字从反身興字从同秦字从禾莖字从止戈聲字从吶風字从凡癢字从疒起字从夭从止从己精字

从丹銘字从今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奮字从申州字从重川帷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卪陰字从今从云陰字从臥从皀省會字从古文囟此與小篆合三也其寢字作寢而不作寢其字作其而不作其季字作丰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利字作利而不作制達字作達而不作達巖字作巖而不作巖荒字作荒而不作荒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離字作離而不作雍展字作展而不作展敝字作敝而不作斂香字作香而不作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示从豐而作禮出从中从一而作之通从弓从用而作通乞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夔从頁从臼从夂而作夏承从尸从夂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時从止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僂从舉而作僂耂从止在舟上而作前从入而

作亡齒爲鼻在巢上象形而作而深從突而作深從土聲聲而作垂从弓从一而作于桑从爻而作棄聲从舛聲聲而作葬從墓而作漢兼从秝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聲从香而作馨吉从士而作吉聲从亼聲聲而作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夬而作陵得从見从寸而作得掾从彖而作掾德从直而作德勅从束而作勅潁从水而作潁此變篆作俗書之備五也又施作施是作是虞作虞原作原峻作峻朔作朔致作致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取不掩瑜瑜不掩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

大宗間代立後議

儀禮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何休公羊注曰小宗無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六典二朱

三

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小宗者繼禰者也大宗者繼其始祖者也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明乎繼禰者不可以爲人後也又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明乎宗子之族人皆可以後宗子者也宗子在殤而死如之何曰以殤子之族同昭穆者後殤子之父而爲殤子服兄弟之服傳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言殤子無爲人父之道而大宗不可絕也宗子殤而族人之同昭穆無在者如之何曰宗子在殤而既冠昏矣有成人之道可勿殤也不然其擇諸殤子之兄弟之子以爲殤子之父後乎古之人蓋有間代以立後者不獨後其祖父而已雖曾祖高祖可也此禮之變也晉書荀顗傳無子以兄孫徽爲嗣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議以爲宜且曰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雷次宗釋喪服爲人後者

之文以爲不言爲所後之父者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次宗與琦所言可謂達禮之變矣或曰殤不立後疑無母也間代以立後不疑於無父乎曰宗子者繼祖者也去其父而爲族人之子且爲之服斬衰三年者凡爲祖故也夫惟虛其世以立之後而不使或紊乎昭穆之次序然後可以傳宗祀之重而收族之道於是乎在收族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又何疑於爲父乎苟不通乎禮意之變而堅執乎疑無父之說則大宗或可以無後大宗無後其絕之矣

與賈雲臣論史記書

前夕足下與鑒戎相過辯史記之名自遷始前古無之且以周本紀伯陽讀史記爲遷所妄加者雖一時之論筠頗不以爲然然足下方持論甚堅且力筠時亦未有實據以對恐不足以折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六典二朱

三

足下之口而服其心故辭云徐考之及退而考之果非也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其所書爲史記尙矣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藝文志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史記之名不始於遷猶春秋不始於孔子也杜預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孔穎達云據周世法則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記所以爲春秋也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如三說者信可謂史記始於遷乎然足下必謂三子皆後於遷承遷說也孔安國尙書序云先君孔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班固贊遷傳亦云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然則春秋之先有史記可謂自遷始乎足下又必謂孔傳爲僞作且安國與遷同時或附會遷說而爲之且如是是亦未得史記

之書之可見而徵者逸周書史記解穆王命左史戎夫取古之亡國華氏以下二十八君以爲戒俾戎夫朔望以聞其序曰穆王思保位維艱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逸周書雖後出然劉向所錄及班固志並著周書七十一篇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而司馬遷周本紀述武王克殷事正與之合其可以得史記之名所自出矣然筠又有所考者不獨史記之名不自遷始而遷書之名史記或反出於後世遷之自序其父談之言曰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又曰遷爲太史令紕史記金匱之書李奇注亦云遷爲太史令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曰放絕曰紕曰述則知當時實有其書而非遷始作之明甚至其歷舉所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名既皆列於篇而又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

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未嘗自列之爲史記也班固作傳亦仍之云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贊稱遷有良史之材其善序事理謂之實錄而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未嘗言史記百三十篇也至隋經籍志云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於是並列裴駟徐野民鄒誕生三家所注撰始以遷書謂之史記然遷書自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而後人特重其書以爲自黃帝以來迄於楚漢古史記之書皆賴是以存遂以史記之名當之相傳於世其後韓退之柳子厚出倡爲立言明道之文獨仍其書爲太史而不改故其言曰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尤其足爲據而無疑者夫古者曰書曰春秋曰史記曰語曰志曰意曰紀不同大抵史家者流要皆各有

承述指義隨所得以名其書非如後人輒喜新異更自標置曰吾著某書某名不惟其實而名之求比考其名以求其書之所言或實不足以稱之古人不若是也足下當思吾輩讀書平心博覽以求古人之用意猶懼不得一時放然喜議論往往是非顛倒失實不足據或又從而執之此大不可斯辯所爭甚小然名實之際好古者所講求而筠竊大懼足已不學之愚將中於是所當與足下以爲切戒

附錄

先生爲諸生時嘗館劉文正統勲家及文正爲相先生絕不通謁一日遇於朝文正呼之曰不念老夫耶先生曰今某已服官非公事不敢見貴人懼人之議其後也文正歎息稱善

先生視學安徽以故歲貢生婺源江永故處士歙縣汪紱皆皖中名宿著作等身特躬拜其主請祀鄉賢並於亳州陳烈女阜陽張烈女和州薛孝子諸墓各爲立碑致祭以樹風聲聞之莫不興起

孫星衍撰行狀
汪中撰學政記

先生在福建時有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入獄坐以殺人罪先生發其覆言之大吏冤得雪士林爲之氣振

朱珪撰墓誌銘
余廷燦撰傳

先生提倡風雅振拔單寒於後生小子見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即稱道不去口饑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槩一時才人學士從之如歸焉

漢學師承記

朱先生珪

朱珪字石君號南厓笥河之弟乾隆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先生官翰林時直上書房侍仁宗讀書進五箴於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嘗置

諸座右及親政由安徽巡撫以吏部尙書入京供職卽於途次疏言親政伊始遠聽近瞻伏願以上天之心爲心祖考之志爲志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而財用不足阜矣上嘉納之既爲相凡國家大政有所諮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沾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在戶部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先生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并令曹司凡事近加賦皆駁以體損上益下之意病中作芻獻詩云天道誠難測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眾居所自持公嘉慶十一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入祀賢良祠特諡文正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五

詔曰大學士朱珪官翰林時皇考簡爲朕師傅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不道卽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啟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當正字而無愧先生弱冠登第敷歷中外五十餘年清介忠正遇事能持大體其於學無所不通凡漢儒之傳注宋儒之性道皆精研而實踐之每衡文必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遇有佳文末薦被落者輒爲歎息稱道不置海內士心嚮往悅服著有進呈文稿二卷知足齋文集六卷詩集二十四卷

參史傳 學經室集神道碑

文集

重修藍田書院記

藍田一曰杉洋距古田縣治東百里而遠昔設同知巡檢司於此有石城周六里居民千家城東有書院陞創始於南唐建陽

令余公煥宋時其裔孫復有記相傳慶元間紫陽文公嘗至此手書藍田書院刻於石壁其西五里爲西齋書曰擢秀書齋當時余公偶字占之偕其兄亮從文公游與東萊勉齋爲友著克齋集同邑蔣康國林夔孫林師魯林大椿林用中皆游文公門蓋地鄰延建近大賢之居宜乎一時賢詰聞風蔚興而晦翁手跡如聚星引月徧於高巖深厰間也閱四五百年至明季燹焉官既裁徙則舉廢難予自庚辰宦閩王午攝郡試擢余生席珍及庚子來視學明春余生以重修書院告又明年工竣摹石繪圖具說請爲記予惟文公之學以窮理爲先務數傳以後家讀其書流爲口耳瑣細之辯不克返諸身心見諸實事故明儒起而矯之復古本大學曰知行合一然公之得力在於慎獨躬行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豈未嘗灼見乎內外標本之故確然相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五

因而不可闕耶蓋君子無不欲爲善而每誤於不知小人或敢於爲惡其甚必由於知之謬妄今有憂其子之疾而誤投以藥者非不仁也不知害之也雖甚饑渴不爭蛇虎之食者知之真也譬如登高適遠者知其曲折險易則危峻幽隘必達焉苟不辨其東西高下冥行而擲埴則跬步不免於顛蹙故知行還相爲用猶志氣之交也竊謂聖學之要以孔子自著者爲定大賢以下有爲言之則輕重畸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天德人道誠明合一之功獨於乾之九三發之也今之學者既汨於時俗鄉市之陋蘄其卓然振拔於聖賢之徒不欺其志者鮮矣諸生知復書院於五百餘歲之後甚韙抑知復文公之所以爲教以求人之所以

爲人者曷在蓋古今無二性而知行無二學義利明則趨向正由是而上溯進德居業知幾存義之真傳庶幾不悖乎希賢希聖之士也夫

無前知論

前知之說何昉乎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知易者莫如周公孔子則能前知者宜莫如周公孔子矣然而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不止子路仕衛未有知兄之必叛且誅而姑使之知門人之必醢而不固止之者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所謂前知者如是而已故有可知者天不變道亦不變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惠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七

迪吉從逆凶善不善必先知之是也有所不知者封建變而爲郡縣晉楚變而爲項劉二氣之災祥五行之錯幻人心朝舜而暮讎人事昨矢而今函是也世之好異者作爲讖緯以附會孔子曰吾師蓋嘗知之云爾夫孔子之聖不必前知使其前知則當與同終日言時已灼知其不久矣何待其死而慟耶孟子以下其書具在其不能前知不待辨也或曰儒者則不必前知矣二氏之道其必能之曰否否老子曰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老子不必前知也楞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閻平陸有三千洲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見不聞夫日月之食後代推測益精不如經之所說也是如來亦有

所不知也或曰鬼神之道無不前知然爲因果之說者凡人之吉凶禍福一視其人之善惡而乘除推遷之夫既可轉移矣則亦烏能前知之如不可移是人事之修省無益也或曰卜筮之術精靈之物皆能前知曰不然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脫剗腸之患眚孟京房皆不自知其死是智有所不逮也千年之狐其辨足以屈張華而不料其將見殺是物彪固有所不知也必曰無一機之先兆無一物之先覺則誠拘於墟矣然而有知有不知之理不可易也是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不爲萬變所惑豈不卓哉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王使來仲子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六

飾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歸而不冒朝之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爲終不朝而不得已三字懸而無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也以其對其要爲非則斥之可矣何嫌何迫況既迫其言而無歸又何違其請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既不朝矣齊王怪而究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亟白於景丑氏耶蓋聖賢之言動不遠人情前者齊王就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出弔以使之聞之乃問疾醫來既近於禮而趨造之對要路之請又迫於信必矯而拂之非情也此不得已而遂朝也既朝則前次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

不得已而申其說於景子也鄙意以爲不得已實兼此二意然苦無以爲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肖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云云不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真先獲我心矣故讀書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參考也

易言心解

易之言心者十一卦泰象乾坤之交六四傳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謙取艮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復取震象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坎之彖詞曰有孚維心亨傳曰乃以剛中也說卦傳坎爲心病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咸取兌艮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明夷取離其六四象曰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傳曰獲心意也益取風雷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傳曰有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尤

孚惠心勿問之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恆凶繫詞傳曰易其心而後語井取坎巽九三曰爲我心惻艮之九三曰厲熏心傳曰危熏心也旅取離九四曰我心不快傳曰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中孚取中虛其九二之傳曰中心願也同人取離其九五繫詞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繫傳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能說諸心又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合而言之八卦皆可以心言矣乾坤之心見於靜中之動風雷之交見於益恆有孚惠心則吉立心勿恆則凶坎離之交誠則維心亨不則爲心病天火則斷金如蘭地火則獲心入腹澤山之交虛則感人心而和平窒則艮其限而熏心虛實動靜之開心之妙用盡之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以此洗心以此說心易其心而後語中心疑而辭枝言爲心

聲可不慎歟

孔子不出妻解

有問於予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予曰傳者之譌也何以證之吾曾謁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楷木聖像暨聖配开官夫人像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爲而世祀之也曰孔氏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其三爲子思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伋則安能是也若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譌也然則記稱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子曰噫甚也是何解歟曰父在爲母期年屈於所尊也故夫子節之曰伯魚何爲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妻爲忌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總之聖人以五倫示人則必不出妻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三

書孟子四考後

予在杭時海鹽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子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東諸書篋矣及到京師耕厓屬蘇生琳趣此彙甚迫已託阮編修元爲予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所質於周君故復申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據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既

叛之後案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己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年周慎親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卽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於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仿或謂滅燕者滑王孟子曾再入齊見滑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滑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太公周公始封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圻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徑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慎子辨而斥其有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慎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周官耶故鄙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里古今相距不甚懸絕可案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徑魯境者計不過百二十里耳案今曲阜卽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

十里爲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獲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境也成四年城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卞城魯下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寧陽縣魯表在寧陽西北在府北五十里又東北九十里曰鉅平城魯成邑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案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併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焉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

附錄

先生祖登俊與高安朱文端公同官湖北知縣父文炳學於高

安故先生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阮元撰神道碑

先生文筆與博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高宗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座隅或命諸皇子皇孫寫爲副聖製詩或示命和先生官督撫時仁宗在書房常頒手札積凡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上亦書數年見懷詩數十首爲一冊上冊題兼葭遠目下冊題江海遐思先生跋曰臣之無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利

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間反覆敷宣不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也

同上

先生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嘉慶己未典會試阮文達爲之副所得士如姚文田王引之湯金鉞程同文張惠言胡秉虔陳壽祺許宗彥張澍劉台斗郝懿行諸人皆一時樸學之選人才之盛空前絕後至道光初阮文達由雲南入覲重與典試人才遠遜文達亦以先生爲不可復見也

阮元撰神道碑及雷塘庵弟子記

先生學兼漢宋曾與孫淵如書論學曰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能致知格物又謂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著手以察吏治獄安民又謂僞尙書無損益於人心風俗又謂今之耆學自以爲高出前賢淵如覆書於諸條皆有評議然先生宗旨之正大於斯具見矣

孫星衍覆座主朱石君尙書書

箭河弟子

任先生大椿

別見東原學案

汪先生中

別爲卷甫學案

武先生億

別爲授堂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程先生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寄籍江都乾隆壬午以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辛卯成進士改吏部主事晉員外郎四庫館開以薦爲纂修官書成議敘特擢翰林院編修乾隆四年乞假游西安還卒年六十七程氏先世業鹺於淮素豪侈先生獨好

儒嘗購書數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朝夕探討其後綜覈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故於學無所不窺初與箭河先生交素篤且長之十年及會試出門下乃執弟子禮甚恭益與

討論治經之學者述宏富年踰六十猶日有課程生平廣交游好施子敦尙氣節有古人風著有周易知旨編三十卷尙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尙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同異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二卷禮記集釋二十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羣書題跋六卷桂恆書目二卷勉行堂文集六卷蕺園詩三十卷

參史傳袁枚翁方綱撰墓誌銘徐書受撰墓表

文集

周易知旨編序

晉芳非能注易者也學易而已學之既久于漢唐以來講貫有

清儒學案卷八十五 大興二朱

五

得者好之甚斯著之其不合者間有辨論亦記于篇積以歲月遂成卷軸將以自誨疇敢誨人獨念易經輔嗣之廓清又得康伯仲達纂續疏解宋賢輩出大義愈明我朝安溪講肆于前家綿莊剖晰于後凡諸秉承比應之拘牽陽位陰位之傳會與天互卦卦氣卦變方圓先後圖位固已一舉而空之宜乎四聖人之心思昭揭千古矣而三十年來學士大夫復倡漢學云易非數不明取輔嗣既掃之陳言一一研求南北同聲謂爲復古使其天資學力果能上逮九家吾猶謂之不知易也況復好奇騁異志在爭名徒苦其心自墮于茫習之域不可歎耶且六十四卦象既備矣繫辭說卦所發揮數可知矣而學者必欲于所既有之外闡所本無曰不知數無以知來也噫諸君子窮極漢學果克知來也耶京傳焦學而焦謂得其道以亡身程子謂邵子